

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 及俄国对其政策

——以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为例*

潘晓伟

内容提要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或以渔业工人或以渔业主的身份,参与到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当中,是那里渔业资源开发的主要力量之一,对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最初,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主要局限于萨哈林海域。从20世纪初起,日本人大量进入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深受俄日关系变化的影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俄日交恶的背景下日本人的渔业活动受到一些限制。从1907年俄日《渔业协定》签署后,在俄日友好的氛围中,俄国对日本人渔业活动的限制减少,使得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获得了长足发展。日本干涉俄国革命期间,在日本国内军方的支持下,日本人在该地区的渔业形成垄断地位。

关键词 日本人 俄国太平洋海域 渔业活动 俄日关系

地理上,北太平洋渔场的一部分属俄罗斯水域,该地域内有多个海或湾,且有暖流和寒流在此交汇,故那里渔业资源异常丰富。从19世纪下半叶起,那里逐渐形成阿穆尔、萨哈林、鄂霍次克-堪察加三个渔区。由于俄国民族资本在那里影响力有限,芬兰、美国、日本等国的资本纷纷介入当时俄国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由于俄日两国地理上毗邻,加之作为岛国的日本有着海洋捕鱼的悠久传统,因而与美国、芬兰等国相比,日本对俄国太平洋海域渔业发展的影响力更大些。这种影响既表现在日本资本的介入,也表现在大量的日本渔民参与捕鱼和鱼产品加工上。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①太平洋海域渔业发展中的日本人问题不仅是对俄国渔业发展史的深化研究,也是对这时期俄日关系变化的细化认识。这时期俄国对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渔业政策堪称是俄日关系的晴雨表。

涉及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问题,国内学界主要在俄日或苏日关系框架下进行^②,主要是对俄日或苏日关系的阐述,这些研究偶有提及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但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时期苏朝关系研究(18BSS049)”和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俄日关系中的朝鲜问题研究(1882—1910)(JC2020W3)”阶段性成果。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本文研究的时段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这时期俄国国家形态变化较大。二月革命结束了帝制,成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结束国内战争后,成立苏联。为了行文方便,文中涉及这时期俄国国家称谓时,统称为“俄国”。文中有时也会出现“俄罗斯”的称谓,若无特别说明,均指的是“俄罗斯联邦”。

② 主要有李凡《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李勇慧《俄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初祥《国内战争时期苏俄远东与日本之间的渔业问题》,载《西伯利亚研究》,2008年第5期;钟建平《浅谈十月革命前俄日渔业关系》,载《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刘诗乾《日本在萨哈林岛及周边海域的渔业问题研究(1875—1922)》,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乏专题研究。相比国内学界,以远东地区学者为主的俄罗斯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从远东渔业发展史的角度^①;二是从俄日渔业关系的角度^②。整体上看,不同于苏联时期的学者对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资源开发中的贡献视而不见、单纯从侵略角度看待日本人活动的做法,俄罗斯学者能较为客观地看待日本人的活动,既能看到日本人的贡献,也能看到非法捕鱼、掠夺性捕捞等行为的存在。萨哈林海域曾被日本视为北海道渔区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学者在整理北海道渔业史资料和研究时会涵盖萨哈林海域。日俄战争后,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划归日本,为了更好地对那里的日本人渔业活动进行管理,日本官方曾组织人力对日本人在以萨哈林为主的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进行过详细调查^③,这些调查为后人研究该问题留下了宝贵资料。

从以上论述看出,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俄国太平洋海域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上,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俄罗斯学者和日本学者都较少将日本人的渔业活动与俄国对其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现笔者不揣浅陋,试着就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19世纪80—90年代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

北海道居民从17世纪中叶起就到萨哈林海域捕鱼,逐渐在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形成了日本渔村。从国际法角度看,1875年前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渔业活动是非法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前,萨哈林岛(库页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北京条约》签订后,萨哈林岛(库页岛)成为俄国远东地区一组成部分。无论是《北京条约》签署前,还是条约签署后,萨哈林岛(库页岛)都不是日本领土,故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捕鱼是非法的。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非法捕鱼活动一直持续到1875年《库页岛(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条约》签署。条约签署后,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渔业活动开始具有合法性。

《库页岛(萨哈林岛)·千岛群岛条约》签署后,日本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量迅速增长。1875—1881年,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量为9714.2吨,年均1387吨。捕鱼量的增长同俄国对日本人的渔业政策有关。19世纪80年代之前,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未加限制,是为“放任”政策时期。随着进入萨哈林海域日本人数量的增多,俄国当局意识到“放任”政策不利于在那里从业的俄国人,对国家税收也是损失,有必要的限制,开始对太平洋海域从事捕鱼的日本人征收捕鱼税。“征税”政策始于东西伯利亚总督Д. Г. 阿努钦(Анучин)主持制定的征收捕鱼税法令。

① 主要有: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 в – 20 – е гг. XX в.)*, 《俄国远东地区渔业发展史(17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中文),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4; С. В. Гаврилов, *Вдоль Камчатских берегов (Транспортное и рыб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е освоение охотско –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побережья в конце XIX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X в.)*, 《堪察加沿岸地区(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鄂霍次克 – 堪察加沿岸的交通和渔业开发)》(中文),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 Камчатский: Камчатский печатный двор, 2003; Л. Галлямова, “Рыболовный промысел на 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м побережье (1907—1914 г.)”, 《太平洋沿岸的渔业(1907—1914)》(中文), *Россия и АТР*, 1994, № 1.

② 主要有: Ю. Пестушко, “... Вести дела в согласии с законом”: к истории рыболовства в системе русско – япо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907—1914 г.), 《“……依法进行的事业”: 俄日关系框架下的渔业史(1907—1914)》(中文),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10, № 6; А. В. Алепо, Н. А. Алепо, Японо – 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ахалинской промысловой акватор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萨哈林水域的俄日关系》(中文),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2006, № 13; А. Кузнецов, Морские промысл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远东的海洋捕捞业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日关系》(中文),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3, №3; А. В. Трёхсят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южного Сахалина и японское рыболовство, 1875—1905 гг.”, 《南萨哈林经济发展和日本捕鱼业(1875—1905)》(中文),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2, № 1.

③ 主要有農商務省水産局《露領薩哈連島漁業調查報告》,農商務省水産局,1900年;樺太民政署《樺太南部水産予察調查報告》,樺太民政署,1907年;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關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年。

法令规定:从1881年起对在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日本人征收捕鱼税;征收标准为1普特鱼征收50戈比。征税法令实施的效果不佳,逃税现象严重。1881—1882年,日本人逃税达6万卢布之多;1883年,日本人仅交捕鱼税550卢布。^①

那时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一些日本渔业主为了逃税,有时会选择同俄国人合作经营。表面上看渔业公司老板是俄国人,但公司的实际所有者是日本人。“名不符实”现象的出现是日本渔业主为了避税而进行的违规操作,当然俄国人充当挂名“老板”也有利可图。真正“老板”和挂名“老板”的利益分配主要存在两种形式:一是按照鱼销量分配,即每出售1普特鱼要分给俄国“老板”15戈比;二是按售出鱼的利润分配,如“一九分成”和“五五分成”,即获利的10%或50%分给俄国“老板”,余下的90%或50%归真正“老板”即日本渔业主^②。

1883年,滨海省当局通过了对辖区海产品征收出口税的法案,征税标准为1普特海产品征收10戈比。出口税法案遭到日本政府的抗议,后俄国对税则进行修改,将出口税征收标准下调至1普特5戈比。之后,俄国又出台了为期四年的《萨哈林水域海产品捕捞临时章程》,《临时章程》规定:咸鱼、干鱼、海带、鱼子的出口税征收标准为外国人7戈比/普特、俄国人5戈比/普特;鲑鱼和鳕鱼出口税征收标准为外国人为16戈比/普特、俄国人10戈比/普特;咸鲸肉出口税的征收标准为外国人5戈比/普特、俄国人为3戈比/普特^③。

“征税”政策没能阻止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捕鱼量的增长。1886—1890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捕鱼量为15.479万公担^④;1891—1895年为20万公担;1895—1900年为48万公担。^⑤这时期日本人逃税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较之“放任”政策时期,征收的捕鱼税也有所增长,具体见表1。

表1 1885—1889年萨哈林海域的日本人交捕鱼税的情况(单位:卢布)^⑥

年份	捕鱼税
1885	4814
1886	6875
1887	9661
1888	10637
1889	13002

19世纪末,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活动的主要区域是萨哈林海域。这时期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情况是他们在整个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的缩影,1876—1895年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捕鱼情况见表2。

①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в. - 20 - е гг. XX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4 г. с. 154.

② Н. А. Алепко, Японско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в сахалинской промысловой аква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вв., *Омский научный вестник* 2009, № 2.

③ А. В. Трёхсвят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южного Сахалина и японское рыболовство (1875—1905г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2, № 1.

④ 公担,有时也称英担,是英、德、瑞典、丹麦等国的重量单位,1公担约合100千克。

⑤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в. - 20 - е гг. XXв.)* г. с. 156.

⑥ 资料来源: Н. А. Алепко,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Сахалине 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875г., *Известия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9, № 4—1.

表2 1876—1895年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捕鱼情况^①

年份	经营渔场数量(座)	近5年捕鱼量(吨)	渔船数量(艘)	旋曳网数量(张)	工人数量(人)	鱼的价值(卢布)
1876—1880	22	97142	34	19	737	42384448
1881—1885	19	133873	45	53	1045	62497344
1886—1890	31	154796	53	52	1056	58060786
1891—1895	66	198033	62	90	1723	92158220

表2显示1876—1895年在萨哈林海域从业的日本人数、捕鱼船数量、捕鱼量等稳步上升,经营的渔场由19世纪70年代的22座升至90年代的66座,捕鱼量由19世纪70年代的97142吨升至90年代的198033吨,捕鱼船的数量由34艘升至62艘。这些数据表明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仍有较大影响力,针对日本人渔业活动的“征税”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二、俄日角逐东北亚背景下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俄日关系迅速恶化,这种不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在俄日交恶的背景下,俄国出台一系列限制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法令或法案。1894年,通过禁止俄国渔业主雇佣外国人的法案。同年又通过提高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捕鱼税和在萨哈林海域租赁渔场价格的法案。1899年,阿穆尔河沿岸总督辖区通过了关于外国人在辖区捕鱼的新法令。新法令规定:禁止外国人在萨哈林海域外的其他阿穆尔沿岸总督管辖区捕鱼;禁止俄国企业在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的北方水域雇佣日本人。^②表面上看,以上规定适用对象是“外国人”,实际针对的是日本人,因为那时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外国人当中日本人的数量最多。1901年,俄国又颁布《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水域渔业活动的新临时条例》,规定外国人只能在从捷尔佩尼耶海角(м. Терпения)到奥罗克西角(м. Орокесь)的南部海域和从图们江(р. Тумень - Ула)至波沃罗特内角(м. Поворотное)的萨哈林海域从事渔业活动。“临时条例”颁布后,俄国以“渔业资源枯竭”为由将145座日本人经营的渔场关闭。

面对俄国限制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做法,日本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1897年,通过了《远东海域猎捕奖励法令》,向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日本人提供贷款支持。规定在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域从事捕鲸、海狗、海獭、鳕鱼、金枪鱼、鲨鱼的日本人可以获得最高15万日元的贷款。^③1902年,又颁布《关于在外国水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日本国民法令》。第一款规定:允许在别国水域从事捕捞、加工、销售海洋生物、鱼类或植物的日本人成立渔业协会。^④以团体力量抵制俄国的限制政策。

^① 资料来源: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Iв. - 20 - е гг. XX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4, с. 155.

^② Всеподданнейший отчёт Приамурского генерал - губернатора генерала от инфантерии Н. И. Гродекова за 1898, 1899 и 1900 г. Хабаровск, 1901, с. 83 - 86 - 88, 90 - 91.

^③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Iв. - 20 - е гг. XXв.), с. 157 - 158.

^④ А. Т.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Iв. - 20 - е гг. XXв.), с. 159.

尽管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受到诸多限制,但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的影响力仍存在,表3数据即是证明。

表3 1895—1900年俄国人、日本人在萨哈林海域海产品^①捕捞量比较(单位:普特)

年份	俄国人捕捞量	日本人捕捞量
1895	170128	305327
1896	243924	378989
1897	173373	541231
1898	257692	459641
1899	322078	746118
1900	633084	639092

以上表格显示1895—1900年六年间日本海产品的捕捞量直线上升,从1895年30万多普特,到1900年的63万普特。而相应地俄国人的捕捞量少且不稳定,1895—1897年三年间年产量在20万普特徘徊,明显少于日本人的捕鱼量。1899年升至32万多普特,仍不及日本人捕捞量的一半。

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捕获的鱼除食用外,还将加工后余下的边角料及鱼的排泄物用作稻田肥料,其中鲱鱼尤受欢迎。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间接促进了日本水稻产量的提高。有计算说,一个渔季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可捕获2500万—3000万条鲱鱼,这些鲱鱼可以产生8万—10万普特的鱼肥^②,这些鱼肥多流入稻田。因为鲱鱼的利用率高,日本政府鼓励本国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多捕捞鲱鱼,那时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经营的鲱鱼渔场数量要多于其他种类鱼的渔场。

这时期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活跃着数量众多的日本渔民,他们是渔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这些人主要受雇于日本渔企。19世纪末,在捷尔佩尼耶湾每年有3000—4000名日本人在从事渔业活动,他们分布在200座渔场里,这些渔场多由日本渔业主经营。^③

从20世纪初起,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从事渔业活动的日本人数量的增加迅速。萨哈林海域是日本人最早介入的俄国太平洋海域渔区,随着来此作业的渔民数量的增多,过度捕捞、非法捕捞现象日益严重,至19世纪末萨哈林海域的捕鱼量锐减。在萨哈林海域的渔业资源接近枯竭时,日本人曾一度转向阿穆尔河渔区,由于缺乏淡水捕鱼经验,加之俄国人、华人早于日本人出现在那里,故日本人在阿穆尔河渔区不占优势。这样背景下,日本人前往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捕鱼。

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的渔业同样资源丰富,但因为位置偏僻,渔业资源开发晚。19世纪50年代,有芬兰资本参与的“俄国—芬兰捕鲸公司”的渔船出现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19世纪60—70年代,美国商人获得了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猎捕鲸和海豹的权利。^④1891年,“俄国海

^① 当时俄国太平洋海域产出的海产品主要有鱼、蟹、海带、海参等,从事海带和海参捕捞的主要群体是中国人,从事鱼和蟹捕捞的主力是日本人和俄国人。因而此表3的“海产品”主要指的是鱼和蟹。同此相应地是,表3的“海产品捕捞量”几乎等同于鱼和蟹的捕获量。资料来源:А. Т. Мандрю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е гг. XVIII в. - 20-е гг. XX 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4. с. 35.

^② П. Ф. Унгербергер,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1906—1910 гг. СПб: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с. 149.

^③ В. Г. Дацышен, *Японский труд в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и*. Япония. Ежегодник. № 42. Москва: Федераль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бюджетное учреждение наук и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2013.

^④ (美)安德鲁·马洛泽莫夫著,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6页。

狗联合会”(Русское товарищество котиковых промыслов) 在堪察加成立。“海狗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猎捕科曼多尔斯克岛(о. Командорск) 的毛皮兽和捕捞堪察加海域的鲑鱼,这是俄国民族资本参与鄂霍次克 – 堪察加海域的渔业活动的开始。

日本介入鄂霍次克 – 堪察加海域的渔业活动同退役海军军官郡司忠成(Гундзи Таданари) 有关系。1892年,郡司忠成组建了“千岛群岛公职人员协会”(Общество курильских служащих)。“协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日本人向千岛群岛北部移民,并进而在鄂霍次克 – 堪察加海域从事渔业活动。1896年,在日本政府的资助下“协会”组织 60 名日本人移民占守岛,那里逐渐发展成为日本人在鄂霍次克 – 堪察加海域的渔业活动的基地。

在鄂霍次克 – 堪察加海域作业的日本渔船数量也能反映出日本人在该地的影响力。据俄国驻函馆领事统计,1900年堪察加海域有超过 30 艘的日本渔船“贝加尔”(Байкал) 号舰长统计,1901年堪察加西海岸有日本渔船 32 艘“吉林”(Гирын) 号舰长统计,1901年堪察加东海岸有日本渔船 20 艘。^①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政部门的资料显示,1899年堪察加海域有 33 艘日本捕鱼船;1900年俄国渔政机构在堪察加扣押日本蒸汽船 9 艘、帆船 2 艘、舢板 7 艘;1903年,“曼德茹尔”号(Манджур) 炮艇在堪察加海域拦截了 11 艘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日本渔船,船上载有 278 名日本人和超过 1000 吨的鱼产品。^②

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进行限制的同时,大力扶持该区的俄国渔企,谢苗诺夫·坚比公司(Фирма «Семёнов Демби и К^о») 就是该扶持政策的受益者。谢苗诺夫·坚比公司是当时俄国太平洋海域颇具实力的俄国公司,它与日本渔企捕鱼量的对比反映了限制措施的效果。19世纪90年代至日俄战争爆发前多数时间里,谢苗诺夫·坚比公司的捕鱼量超过日本渔企。

表4 1890—1903年谢苗诺夫·坚比公司与萨哈林海域日本渔企捕获量和腌制量对比^③(单位:石^④)

年份	谢苗诺夫·坚比公司		日本渔企		
	鲱鱼捕捞量	鲑鱼捕捞量	鲱鱼捕捞量	腌制大马哈鱼量	腌制驼背大马哈鱼量
1890	3955	557	465	4717	14133
1891	5595	1950	2844	2379	5901
1892	7494	368	3318	2517	20472
1893	10000	1000	4919	7024	16765
1894	12608	550	8748	5915	17221
1895	-	-	6657	7620	19716

(见下页续表)

① Акира Судзуки Японо – российские и Японо – совет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рыболов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д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 В. Гаврилов.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Камчатки, Историко – краевед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Выпуск 4,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изд – во Камчат ГТУ, 2001, с. 140.

② А. Кузнецов Морские промыслы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и российско – япо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конце XIX –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 2013, № 3.

③ 资料来源: А. В. Трехсвят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южного Сахалина и японское рыболовство. 1875—1905гг, Россия и АТР, 2002, № 1.

④ “石”是古代及近代一段时期里日本人较常用的容量单位,多用于计量粮食,1石约合 180.5 公升。有时也用于货船容量的计算,3000石约合 450 吨。

(接上页)

1896	13700	780	12093	19392	10125
1897	14231	-	16592	8520	34247
1898	22000	-	32609	6336	11229
1899	17530	195	45727	8380	22959
1900	52100	700	40722	7719	8697
1901	41980	2691	52192	3089	12626
1902	224175(普特)	42368	61564	2224	18369
1903	40543	5171	90252	2566	16906

表4 数据显示: 1890—1896年^①、1900年、1902年, 谢苗诺夫·坚比公司的捕鱼量超过了日本渔企; 1897年和1901年, 双方捕鱼量相差无几; 1898年、1899年、1903年, 日本渔企的捕鱼量超过了谢苗诺夫·坚比公司; 在腌制鱼方面, 谢苗诺夫·坚比公司要远远落后于日本公司。

三、1907—1917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

20世纪初, 俄日关系极具戏剧性, 在不长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对抗到结盟的转变。在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的时间里, 两国通过缔结“密约”的方式四次结盟。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深受俄日友好的影响。在友好的氛围中, 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的限制减少。这时期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政策集中体现是1907年的俄日《渔业协定》。《渔业协定》给予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同俄国人同样的捕鱼权。《渔业协定》签署至十月革命是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的快速发展时期。

尽管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的限制减少, 但加大了对日本人非法捕鱼、掠夺性捕捞的监督。这时期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实行“监督”政策, 即通过成立渔业监督机构和组建渔业稽查队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进行监管。早在1901年俄国就在堪察加组建渔业监督机构, 但因资金缺乏, 监督工作仅限于岸上, 无法延伸到海上。《渔业协定》签订后, 俄国加大了对太平洋水域渔业监管的力度。渔业稽查队的规模得以扩大, 稽查队的稽查船由巡洋舰、纵帆船、汽艇、快艇、摩托艇等组成。稽查的主要范围为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和萨哈林海域, 有时也会延伸到阿穆尔河下游。“监督”政策实施期间, 发现多起日本人违规捕鱼案件, 仅1908年就查获了58起。^②

“监督”政策是以不恶化同日本业已形成的友好关系为前提, 渔业稽查队曾得到上级指示, 要“宽容”地对待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掠夺性”渔业活动, 尽量避免发生冲突。^③为了更好地与俄国人竞争, 日本官方鼓励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日本渔民、渔业主组建渔业联合会。1908年, 俄国太平

① 因1895年“谢苗诺夫·坚比公司”捕鱼量缺失, 故该年的捕鱼量不作比较。

② В. А. Маринов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перед пер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ой (1905—1914 гг.)*.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4. с. 42.

③ Л. Н. Кутаков *Россия и Япония*.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8, с. 301.

洋水域的日本渔民在函馆成立“俄国渔业联盟”,之后其他联合会或联盟纷纷成立。1914年成立的“日俄渔业株式会社”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俄国太平洋水域最大的日本渔业联合组织。

1907—1917年,无论是日本人经营的渔场数量,还是日本人的捕鱼量都增长迅速。1907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经营渔场87座、1908年119座、1909年183座。同期俄国人经营渔场数量分别为:1907年6座、1908年14座、1909年35座,1910年后差距进一步拉大,具体见表5。

表5 1910—1917年俄国太平洋海域俄、日渔业主经营渔场数量比较^① (单位:座)

年份	日本渔业主经营渔场数量	俄国渔业主经营渔场数量
1910	157	34
1911	214	41
1912	215	29
1913	220	50
1914	231	37
1915	231	32
1916	204	38
1917	218	69

同日本人经营渔场数量增加相对应的是,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捕鱼量的增长。1907年为322436普特;1908年为1003593普特;1909年为1860618普特,1910年为2147232普特。^②这时期俄国太平洋海域日本渔业工人数量的增加及与他国劳动力的对比情况也能反映出日本在该区渔业领域的影响力。20世纪初,俄国、日本、朝鲜、中国渔业工人数量对比情况见表6。

表6 1910—1914年俄国太平洋海域俄、日、朝、中渔业工人数量比较^③ (单位:人)

年份	俄国渔业工人	日本渔业工人	朝鲜渔业工人	中国渔业工人
1910	7110	8593	938	—
1911	8700	10635	79	—
1912	12300	14338	33	—
1913	11893	16163	2095	145
1914	10172	13106	2125	104

1907—1914年,俄国太平洋海域作业的渔业工人中,日本人的数量最多,不仅远超出中国渔业工人和朝鲜渔业工人的数量,即使同俄国渔业工人数量相比也占优。

1907—1917年,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日本人除了捕鱼外,还猎捕海狗。1906—1909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猎捕海狗情况如下表7。

① 资料来源: A. T. Мандрик *История рыб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50 – е гг. XVIIв. – 20 – е гг. XX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альнаука, 1994, с. 167.

②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анкт – 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 В. Ф. Киршбаума, 1912, Вып. XI, с. 223.

③ 资料来源: Б. А. Гейнеман *Рыбный промысел в водах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 1910 г.* Хабаровск, 1911, Вып. 1. Приложение №16; *Рыбные и пуш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3, с. 313 – 314.

表7 1906—1909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海狗猎捕量^①

年份	渔船数量(艘)	海狗猎捕量(只)
1906	29	10176
1907	35	10420
1908	31	13355
1909	35	10465

一战爆发后,在前三次俄日“密约”的基础上俄日关系进一步发展,有了第四次俄日“密约”。在友好的氛围中,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的影响力得以大增,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的日本渔场数量增长就是证明。1907年,日本渔业主在堪察加租赁渔场数量为70座,1910年为125座,1914年升至198座。^②

鱼产品加工是渔业活动的组成部分,可视为捕鱼活动的延续。鱼产品加工量的提升同样反映出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的影响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资本家开始在俄国太平洋沿岸建立鱼产品加工厂,将捕获的鱼、蟹等加工成罐头,当时日本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罐头的主要加工地是堪察加半岛。

表8 1910—1917年日、俄在“北洋”^③罐头加工厂数量和罐头加工量的比较^④

年份	日本罐头厂		俄国罐头厂	
	数量(座)	加工量(盒)	数量(座)	加工量(盒)
1910	1	700	1	9300
1911	2	3300	2	19914
1912	8	23100	3	32935
1913	11	75074	4	58326
1914	9	75000	4	77000
1915	10	119700	4	145050
1916	10	222391	7	247329
1917	12	271769	6	239232

表8显示“北洋”海域日本罐头厂的加工能力。1910年加工量仅为700盒,少于俄国罐头厂的

① 资料来源:П. Ф. Унгербергер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1906—1910гг.* СПб: тип. В. Ф. Киришбаума, 1912, “Приложение 15”.

② М. А. Сергеев,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амчатского края.* Москва – Ленинград: Изд-во Акад. наук СССР, 1936, с. 230.

③ 日本人所谓的“北洋”泛指北太平洋海域,但不同时期“北洋”的具体范围不同,多数时候“北洋”指的是堪察加海、白令海和鄂霍次克海海域。多数情况下,日本学者不把萨哈林海域列入“北洋”的范畴,因为萨哈林海域在近代多被日本人视为北海道渔场的一部分。本文中的“北洋”地理范围大致是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关于不同时期“北洋”的地理范围见神長英輔「「北洋」とは何か—再構築された漁業史と対露観」,『ロシアの中のアジア/アジアの中のロシア』研究会第2回研究会,『21世紀 COEプログラム研究報告集』2004.

④ 资料来源: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関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年,第80—81页。

加工量;1917年增加到27万多盒,超过俄国罐头厂的产量,同1910年比增加了300多倍。这期间除了1910—1912年的加工量低于俄国罐头厂的产量外,其他年份日本罐头厂或占优,或与俄国罐头厂相差无几。1917年,日本鱼罐头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罐头生产国。这一地位的取得同日本人在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捕鱼量及罐头加工量的不断提升不无关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谢苗诺夫·坚比公司的发展轨迹是俄国民族资本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进退的一个缩影。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对太平洋地区日本人渔业活动进行限制的背景下,谢苗诺夫·坚比公司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谢苗诺夫·坚比公司经营的渔场数量、捕鱼量都迅速增长:1901年在萨哈林西海岸拥有21座渔场;1903年在萨哈林海域拥有23座渔场,雇用了997名工人;1903年捕获了37.1万普特、价值50万日元的鱼。谢苗诺夫·坚比公司为了更好地在日本拓展业务,与日本“三井物产”合作。俄日《渔业协定》签署后,日本资本大量涌入俄国太平洋海域,包括谢苗诺夫·坚比公司在内的俄国渔企在同日本渔企的竞争中处于下风。1917年底,谢苗诺夫·坚比公司被日本企业收购。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太平洋海域俄、日渔企的竞争中,日本渔企占优势结果的出现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同日本人海洋捕鱼经验丰富、捕鱼工具先进等有莫大关系。从20世纪初始,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捕捞技术和工具,如英国生产的流网、拖网等,并陆续将麻质渔网升级为更加耐用的棉质网。1906年起,远洋渔船陆续装备发动机,将帆船改造成蒸汽船。除去这些因素外,也有日本渔业工人薪酬低的原因。当时日本渔企雇佣的主要是日本渔业工人,日本渔业工人的工资比俄国工人的低许多。20世纪初,一般的日本渔业工人工资是一个渔季60—80卢布,而俄国渔业工人工资是一个渔季130—150卢布。^①

四、日本干涉俄国革命期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及俄国对其政策

十月革命后,在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革命的过程中,日本最为积极。它是第一个出兵和最后一个撤军的国家,也是派兵数量最多的国家。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后不久,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捷克军团叛乱。白卫武装乘机对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俄国东部地区出现一系列白卫“政府”,包括远东在内苏俄广大东部地区的苏维埃政权相继被摧垮,保存下来的少量苏维埃武装力量或转入地下,或分散在各地开展游击战。在这样极度混乱的形势下,包括渔业在内的远东诸多部门陷入了无序状态。混乱的局势为日本深度介入俄国太平洋地区的渔业,进而有机会垄断那里的渔业生产和销售。

日本出兵后,日本在俄国太平洋水域实施“自治”捕鱼政策,即由军舰对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水域的渔业活动实施保护。白卫政权无视日本对俄国太平洋水域渔业资源的掠夺,为了获得支持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俄日《渔业协定》到期后,高尔察克政权与日本续签了协议,使得日本对俄国太平洋水域渔业资源掠夺有了“合法”的外衣。远东共和国成立后,曾多次派代表同日本进行了包括渔业问题在内的谈判^②,但收效甚微。

相对于日本的“自治”捕鱼,俄国政府无力保护本国人在太平洋水域正常的渔业活动,许多捕鱼船因得不到补给不得不停止渔业活动。这样,俄国人与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水域渔业活动中的差距日渐变大,俄国人陆续被日本人从渔业资源丰富的渔区排挤出去。日本人甚至将渔业活动拓

^① В. В. Граве,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Труды командированной по Высочайшему повелению Аму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с. 224.

^② 关于远东共和国同日本谈判情况见初祥《远东共和国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09—119页。

展到之前较少涉足的阿穆尔河渔区。鄂霍次克—堪察加海域是这时期日本人在太平洋水域重点捕鱼区,日本人在该区域经营的渔场数量、捕鱼量、罐头加工量都增长迅速。

表9 1918—1922年日、俄在“北洋”经营渔场数量比较^①(单位:座)

年份	日本人经营渔场数量	俄国人经营渔场数量
1918	245	80
1919	247	87
1920	315	73
1921	227	59
1922	272	57

列强干涉俄国革命期间,日本在“北洋”经营的渔场数量快速增长,因租借的渔场数量多、经营不过来,于是出现了或暂时放置不经营,或转租给俄国人经营的现象。

表10 1918—1922年日本在“北洋”租借的渔场中被搁置的或转租给俄国人的情况^②(单位:座)

年份	被搁置的渔场数量	转租给俄国人的渔场数量
1918	38	18
1919	22	21
1920	76	21
1921	102	-
1922	-	-

表11 1918—1922年日、俄在“北洋”罐头加工厂的数量和罐头加工量比较^③

年份	日本罐头厂		俄国罐头厂	
	数量(座)	加工量(盒)	数量(座)	加工量(盒)
1918	16	382481	-	-
1919	18	561738	3	82180
1920	21	534490	2	45965
1921	18	739391	1	7535
1922	18	709554	1	28956

① 资料来源: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關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年,第1页。

② 资料来源: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關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年,第44页。

③ 资料来源: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關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年,第80—81页。

表 11 数据显示,日本在“北洋”海域的罐头加工量直线上升,由 1918 年的 382481 盒增加至 1922 年的 709554 盒;罐头厂数量也较稳定,在 16—21 座间徘徊。相对于日本罐头厂数量和罐头加工量,俄国罐头厂数量不仅少于日本罐头厂的数量,同十月革命前的数量相比下滑也明显。1913—1915 年,位于“北洋”海域的俄国罐头厂是 4 座,1916 年为 7 座,1917 年为 6 座;罐头加工量远少于日本的加工量,且产量极不稳定,同十月革命前相比,产量锐减。1915 年加工罐头 145050 盒,1916 年达到 247329 盒,1917 年达到 239232 盒。^①

鄂霍次克—堪察加渔区是这时期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主要捕鱼区。1918—1922 年,日本在滨海渔区的捕鱼量为 9600 吨,占总捕鱼量的 7.3%;鄂霍次克渔区为 10200 吨,占总捕鱼量的 7.7%;堪察加渔区为 92400 吨,占总捕鱼量的 70%;阿穆尔河渔区为 19800 吨,占总捕鱼量的 15%。^②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鄂霍次克和堪察加两渔区所占比重大,这两个渔区是日本“自治”捕鱼的重点地区。

时人对日本人和日本资本在堪察加海域的影响力有过描述:每隔两俄里就能遇到日本渔民,每个村庄附近都停有日本渔船,村庄的居民数量在捕鱼季因日本工人到来而增加一倍。渔季来临时堪察加沿岸变成了日本的一角。^③除了在堪察加海域直接从事渔业活动外,日本人还向当地居民收购鱼。1922 年,日本人在堪察加海域收购 620 万普特(93.4 万公担)、价值 590 万日元(570 万卢布)的鱼产品。^④

总之,从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起至内战结束,日本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飞速发展,对俄国人的渔业活动形成压倒性优势,影响力远超过之前。这一结果的出现除去日本政府大力扶植日本渔企、日本人海洋捕鱼经验丰富等因素外,与俄国局势混乱、政府无力顾及太平洋海域的渔业生产有直接关系。远东地区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受外国干涉军扶植的白卫政权纷纷成立的背景下,俄国人正常的渔业活动受阻碍。同此相应地是,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受日本军队的保护,白卫政权也对日本人在那里的渔业活动开绿灯。这一巨大的反差导致了不同结果的出现。内战结束后,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太平洋海域的渔业秩序的措施,并同日本就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从那时开始情况才有所好转。

五、结 语

十月革命前,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的发展状况是俄日关系的晴雨表。最初,俄国对日本人在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持默许甚至欢迎态度。甲午战争结束至日俄战争爆发前约 10 年时间里,俄日关系紧张,双方围绕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进行激烈角逐,最终引发了日俄战争。在此背景下,俄国对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日俄战争结束后,俄日为了谋求在东北亚地区侵略权益的最大化而勾结起来,先后签署了四次“密

① 農林省水産局編《北洋漁業關係統計》,農林省水産局,1933 年,第 80—81 页。

② А. Т. Мандр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Японии и СШ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ССР: расхищение рыбных богатств (1918—1922 гг.): Сб. науч. тр. АН СССР, Дальневост. отд. — ние, Ин — 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мperial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18—1922 гг.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ВО АН СССР, 1988, с. 82.

③ А. Т. Мандр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Японии и СШ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ССР: расхищение рыбных богатств (1918—1922 гг.): Сб. науч. тр. АН СССР, Дальневост. отд. — ние, Ин — 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мperial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18—1922 гг. с. 77.

④ А. Т. Мандрик,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Японии и СШ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ССР: расхищение рыбных богатств (1918—1922 гг.): Сб. науч. тр. АН СССР, Дальневост. отд. — ние, Ин — т ис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мperial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венция на советском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918—1922 гг. с. 86.

约”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这时期俄日关系友好的体现是1907年《渔业协定》的签署。1907—1917年,俄国对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限制减少,日本人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大增。

同十月革命前相比,日本干涉俄国革命期间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影响力的大小与两国关系好坏相向而行。十月革命后,日本伙同美、英等国联合出兵对俄国革命进行干涉,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日本在俄国远东地区大量驻军的背景下,日本渔业资本家对太平洋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大肆掠夺,无论是经营渔场和雇佣渔业工人的数量,还是捕鱼量和鱼产品的加工量都创了新高。日本人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日本从远东撤军甚至是苏日建交。

相对于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整体上看,日本人在远东经济发展中起的作用有限。但单就海洋渔业领域而言,日本人的影响力要超过华人,因为那时在俄国太平洋渔业领域的华人数量有限,尤其是远洋渔业。日本对俄国太平洋水域渔业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既有日本人以雇佣工人身份参与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活动,也有日本资本家以投资建厂的方式参与其中。那时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对日本有很大依赖性,俄国渔民使用的捕鱼设备、工具等主要来自日本。若日本禁止或限制捕鱼设备、工具出口势必影响俄国太平洋海域的渔业的发展。俄国在制定渔业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对日本资本、日本劳动力和日本捕鱼设备等依赖的因素。即使是在甲午战争后至日俄战争前俄日矛盾尖锐的10年间,俄国在制定限制日本人渔业活动的法令时,仍然会考虑这一因素,甚至在某些法令实施后,还会做出一定有利于日本人渔业活动的修改。

Abstract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1920s, the Japanese took part in fishing activities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either as fishery workers or as fishery owners, constituting one of the main for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shery resources there, and exerting great impacts on the fishery development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At first, Japanese fishing activities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were confined to the Sakhalin Se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a growing number of Japanese fishermen entered the Okhotsk-Kamchatka waters. Japanese fishing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From late 19th century to early 20th century, Japanese fishing activities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were restricted to some extent by souring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Fisheries Agreement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in 1907, in a friendly atmosphere between Russia and Japan, and with Russia's restrictions on Japanese fishing reducing, Japanese fishing activities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developed with leaps and bounds. When Japan intervened in Russian revolution, the Japanese had a monopoly of fishing in Russian Pacific waters with the support from Japanese military.

(潘晓伟 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哈尔滨 150080)

(责任编辑: 邓颖洁)